



明治
新刻

論

語



仁12信
2187
4

論語卷之六

朱熹集註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

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

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

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爲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

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

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

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從去聲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

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

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

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行去聲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

目其所長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子曰回也非助我者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說音悅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

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子云爾

子曰孝哉閔子騫

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問去聲胡氏曰父母兄弟

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南容

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三妻並去

聲詩太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

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

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好去聲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

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

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

教而受學焉。槨外棺也。請為槨。欲賣車以買槨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

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

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

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

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駟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槨。駟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强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喪去聲。噫。

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

曰。子慟矣。

從去聲。慟。哀過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太音扶。為去聲。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

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顏淵死。門

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

夫子止之。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

子曰。回也。

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

夫二三子也。

數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李路問

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敢問

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焉。於夏及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

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閔子侍側閭閭如也子路行行如也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音洛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若由也不得其

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

魯人爲長府

長府藏名藏貨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

財日府爲蓋改作之

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夫音扶中去聲言不安發發必

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

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

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

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

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

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爲苛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日然則師愈與

與平聲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

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知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季氏

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

為去聲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家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

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止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

○柴

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塾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為人矣

參也魯

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師也辟

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由也嘤

論也○揚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之

子曰同也其庶乎屢空

也屢空數至空置也下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置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賜不

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中。去聲。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

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爲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爲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子張

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與。如字。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爲君子者乎。爲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貌取人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

勇爲。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爲。不患其不能爲矣。特患爲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爲者。逡巡畏縮而爲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

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女音汝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闕而必死也

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季子然問仲由

冉求可謂大臣與

與平聲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

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已之志

今由

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曰然

則從之者與

與平聲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

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太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

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見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子路使子羔為費

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夫音扶下

同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子路曰有民人

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

神皆所以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惡去聲治民事神固

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

○子

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坐才臥反皙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長上聲言我雖

年少長於汝然汝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心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

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

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如則女將何以為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

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

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一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求爾何如對

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

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冉有謙

退又以子路見
哂故其詞益遜

赤爾何如對曰非日能

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

為小相焉

相去聲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
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為遜辭言未能而
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日會衆視日同
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

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

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

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

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鏗苦耕反舍
上聲撰上免

及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
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間
歇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盟
濯也今上巳後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
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墀樹
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大理流行
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
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
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
之外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
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
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

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夫音扶

曰夫

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
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曰為

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

六十而非邦也者

與平聲下同曾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

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

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

之大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飲有

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入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二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二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

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

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

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

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

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屬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已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已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顏淵曰。請問其日子。

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

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已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已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淵問。克已復禮之日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

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致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

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

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

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已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

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天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已復禮執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已之可克矣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騷之弟

子

曰仁者其言也訥

訥音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

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訥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矣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

難言之得無訥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

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爲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爲是愚謂牛之爲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爲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爲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司

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騷作亂

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

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夫音扶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由其平日所爲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

可遷以爲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有牛聞蓋

之夫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

能移。天莫之爲而爲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君子敬而無失。

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

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

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爲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

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子張問明。

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

可謂遠也已矣。

譖。莊蔭反。愬。蘇路反。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謂

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剥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已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

日視遠。惟明。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

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脩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子貢曰

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去上聲下同言食足而信事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

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

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

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棘子

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棘子成衛大夫

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

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

之鞞

鞞其郭反鞞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

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哀公

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

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一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曰

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微也

二即所謂什也公以有

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

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

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歛為入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一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盡徹之當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

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愛

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

其死是惑也

惡去聲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

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

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

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

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

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

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

以繼嗣不定啓陳氏殺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子曰片

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折之古反與平聲片言半言折斷也

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子路無宿諾

宿留

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子曰聽訟

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未塞其流也正

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訟而不知以禮遜爲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爲難而以使民無訟爲貴

○子張問政子曰

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

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子曰博

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

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有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

其用心不同如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

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李康子患盜

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

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李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

為盜固其所也蓋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

李康子

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

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

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艸艸上

之風必偃

焉於屢反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什也○尹

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子張問士

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子

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

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

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

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夫達也者

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

邦必達在家必達

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

物而卑以自牧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脩於已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夫聞

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

聞。在家必聞。

行去聲。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

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況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

脩慝辨惑。

慝。吐得反。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為已。

先事後得。非崇

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

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與。平聲。先

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已。而不責人。則已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靡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已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

知人。

上知字去聲。下同。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樊遲未達。

曾氏

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

子曰。舉直錯

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

相悖而反
相為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

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

使枉者直何謂也

鄉去聲見賢遍反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

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

不止言知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

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

者遠矣

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

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

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

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告工毒反道去聲友所以輔仁

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曾子

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

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論語卷之七

朱熹集註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三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勞如字。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

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請益。曰：無倦。

古無

本作毋。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

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脩矣。

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

其舍諸。

焉於虔反。舍，上聲。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

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爲季氏宰。況天下乎。

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

年。孔子自楚反，平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

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爲先。謝氏曰：正名，雖爲衛君而言，然爲政之道，皆當以此爲先。

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

今日之急務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

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

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揚氏曰名不當

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

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

民無所措手足

中。去聲。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

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故君子名

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

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

子蒯瞶耻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瞶之子輒。以

拒蒯瞶。夫蒯瞶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遘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

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樊遲

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

稼

好去聲。夫音扶。疆居又反。焉於虔反。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疆織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之者意有在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

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使去聲。專獨也。

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

令不從○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

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哀亂。政亦相似。故孔子嘆之。

○子謂衛公子

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

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

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爲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爲心。其欲易足故也。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子

曰庶矣哉

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

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歛。以富之。

曰既

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

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傳。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子

曰。苟有用我者。晷月而已可也。三年有

成。

晷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三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孔子嘆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

然愚按。史記此蓋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

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勝。平聲。去。

上聲。爲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于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爲惡而已。善人

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子曰。如有王者。必

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二十年爲一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

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子曰。苟

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

如正人何。○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

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

吾其與聞之。

朝音潮。與去聲。冉有時爲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

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

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定公問

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

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易去聲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

乎

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為

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

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子

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喪去聲下

同樂音洛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

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

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曰驕而臣曰諂未有不喪邦者

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第十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說音悅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

而後遠者來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

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

大事不成

父音甫。魯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

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

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葉公語孔子曰。

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自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

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

矣。

為去聲。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

父隱。於理順邪。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樊

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

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王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秉狄。不可棄勉其

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子貢問曰。何如

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

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使去聲。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

為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曰。敢問其次。

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弟去聲。此本立而材不足

者。故為其次。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

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行去聲。徑。苦耕反。果必行也。礪。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

曰今之從政者

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筭所交反。

算亦作筭。悉亂反。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

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狷音絹行。

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

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

作巫醫善矣

恆。胡登反。夫音扶。南人。南國之人。恆。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

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不恆其德或承之

羞

此易恆卦九二爻辭承進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

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

累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

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並去聲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惡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

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子曰

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子程

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

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

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

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三言之

○子曰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以

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

可矣。如云。昔月二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

子曰

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

棄其民也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耻也。憲之猶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耻。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耻。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

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

子曰。可以為難。

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

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己。已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居謂意所

便安處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

危行言孫。

行。孫。並去聲。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

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子曰。有德者必

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臯盪舟

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

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

德哉若人

适古活反。羿音詰。臯五報反。盪土浪反。南宮适即南容也。臯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臯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臯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臯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

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

人而仁者也

夫音扶。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子曰為命裨諶艸創之世叔討論之

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之反。諶時林反。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艸略也。創。造也。謂造為艸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

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或

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以爲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西

楚公子申能遷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爲人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

問管仲曰人也奪

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也

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卽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聖乎其未有聞也

子曰貧而無

怨難富而無驕易

易去聲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

忽其易也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

可以爲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太家勢重而無

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爲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惠不知人也○此則孔子之用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

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

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

去知

聲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下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

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徧倚駁雜之蔽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

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

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復如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

與人也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綰仁也下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

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

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

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為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公

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

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

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

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

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

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

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要平聲防地名武仲所封

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奸知而不好學也。揚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

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譎古穴反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以其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

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糾居黠反召音

邵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弑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仲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讐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

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

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

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與平聲相去聲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

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

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被皮寄反衽而審反與伯同長也匡正也

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豈若匹夫

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

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入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

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

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

僎與文子同升諸公

僎士免反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

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

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已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已二也事

君二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

夫如是奚而不喪

夫音扶喪去聲喪失位也

孔子

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

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

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

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子曰其言之不

作則為之也難

太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不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恆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

君請討之

朝音潮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

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公曰告

夫三子

太音扶下告夫同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

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

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太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

不能自命三子而使告之耶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而告之

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如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子路問事君子

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

為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

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

子曰古之

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為去聲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

已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使去聲下同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

衛嘗王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

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

未能也使乎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

而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修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

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此艮卦之象辭

出重○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其行

行去聲耻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詞

○子曰君子道

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知去聲自責以勉人也

子貢曰夫子自

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言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

不暇

夫音扶。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詞。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旨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章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

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揚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

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

與無乃為佞乎

與平聲。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隱者。

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為佞

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

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或曰以德

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

子曰何以報

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以直報怨

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

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然有不讐。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子曰莫我知也

夫

夫音扶。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

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

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

但自言其反己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

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

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

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朝音潮。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

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

子曰道之

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

伯寮其如命何

與平聲。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地之何。愚謂此以

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子曰賢

者辟世

辟去聲。下同。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邦。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其次辟

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子曰

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

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

與

與平聲。石門地名。晨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

○子擊磬於

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

擊磬乎

荷去聲。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

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既而曰鄙哉硯硯乎莫已

知也斯已而已矣淡則厲淺則揭

硯苦耕反。

莫已之已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硯硯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擯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飽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子張曰書云

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

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

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訖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此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子曰上好禮則

民易使也

好易皆去聲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子路問

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

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

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已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

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爲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爲聖人矣○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

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

以杖叩其脛

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

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踴踴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踴躍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踴躍然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

者與

與平聲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

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

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論語卷之七

